

Ernest Hemingway

True at First Light



曙光示真

〔美〕海明威 著 金雯 杨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rnest Hemingway
True at First Light

曙光示真

〔美〕海明威 著 金雯 杨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曙光示真/(美)海明威(Hemingway, E.)著;金雯,杨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

书名原文:True at First Light

ISBN 978-7-5327-5397-0

I. ①曙… II. ①海…②金…③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343号

Ernest Hemingway

True at First Light

Copyright © Hemingway Foreign Rights Trus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曙光示真

[美]海明威 / 著

金雯 杨柯 / 译

责任编辑 / 冯涛 封面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5 字数 270,000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397-0/I·3135

定价: 37.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512-52397878

在非洲，一件在黎明时看来是真实的事物到了正午便成为一个假象，你对它是毫不相信的，就好像不相信太阳炙烤下的盐碱地另一边真有一个玲珑剔透、水草丰美的湖泊一样。你曾在上午的时候穿越盐碱地带，知道那儿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湖泊。但眼下这片湖泊却显得那么地真实可信，美不胜收。

欧内斯特·海明威

序言

本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对我来说至少至今都还意味深长。我在东非度过了成年时期的前半，曾广泛地阅读关于在那里居住了短短两代半的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开头的五章，如果不把在北半球的 1953—54 年冬季在肯尼亚发生的事略加说明，今天恐怕是难以理解的。

据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宣称，一名受过良好教育、到过不少地方的非洲吉库尤族黑人乔莫·肯雅塔在旅居英国并与一名英国女子成婚后，回到出生地肯尼亚，在那里掀起了一场被称为茅茅运动^①的农场黑人雇工的起义，针对的是吉库尤人认为窃取了其土地的自欧洲移民而来的农场主。这好比《暴风雨》中卡利班的抱怨：

这个岛是我老娘昔考拉克斯传给我的，
你从我手中夺了去！你刚来的时候，
用手抚摩我，器重我，给我水喝，
水中放有浆果，还教给我怎样

称呼那照耀着白天和夜晚的，
大的光和小光；于是我爱上你，
把这岛上的一切富源指给你看，
那些清泉和盐井，那些荒地和沃土。^②

这场茅茅起义并不是四十年后为整个撒哈拉以南的大陆赢得非洲黑人多数统治权^③的泛非独立运动，而基本上是吉库尤部落的人文历史上的特有现象。一个吉库尤人，立下了一个渎神之誓，从此停止正常生活，甘愿充当打击自欧洲移民而来的农场雇主的神风突击队^④式的肉弹，便成为茅茅战士了。肯尼亚最常用的农具在斯瓦希里语中称为 panga，那是种厚重的单刃刀，用英格兰中部地区生产的钢板冲压打磨而成，能用来砍柴、挖洞，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下用来杀人。在农场雇工中几乎是人手一柄。我并非人类学家，上述的描绘也许全然不实，不过这正是欧洲移民的农场主及其妻子儿女对茅茅运动的看法。可悲的是，在应用人类学的这段小插曲中最终遭到大量杀戮或残害的并非是茅茅运动所欲加害的欧洲移民的农耕家庭，而正是那些拒绝宣誓效忠却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的吉库尤人。

在本故事发生的年代被称为白人高地的乃是一块特意为欧

① 茅茅运动(Mau Mau)是1952年由当时的东非英属肯尼亚的吉库尤族黑人发动的反殖民者起义，领导人肯雅塔(1891—1978)于1953年被逮捕，英军大肆屠杀人民，但人民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在1963年底赢得独立，肯雅塔担任第一任总统。

② 引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第一幕第二景。卡利班为一个长得丑陋、生性凶暴的怪物，其母为女巫。

③ 指南非于1994年成立由黑人掌权的南非共和国，由曼德拉任第一任总统。

④ 神风突击队为二战期间日本的空军敢死队，其队员驾驶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击对方的军舰等目标，与之同归于尽。

洲农业殖民划出的专用地,海拔比坎巴族世袭的土地要高,灌溉的条件也更好,那是吉库尤族人认为从他们手中被窃走的。以农业为生的坎巴族人虽然操一种与吉库尤语相似的班图语,但其耕地的收成不大可靠,常需狩猎并多加采集来作补充,所以对土地的依恋程度也必然比吉库尤族的邻居们差。两族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甚为微妙,如果把伊比利亚半岛上共存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之间的差别来作比较,便可分晓。我们大多数人对上述两国都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为什么对一国可行的事在另一国不会有人感兴趣,而茅茅运动也属此列。对大多数坎巴人来说,这运动是行不通的,正因为如此,对海明威夫妇,欧内斯特和玛丽两人来说,倒是幸事,否则就很有可能在睡梦中被他们十分信任并自以为很理解的土著仆人们活活砍死。

第六章开头处,一群越狱逃跑的宣誓加入的坎巴茅茅分子企图袭击海明威狩猎营地的威胁已如朝雾在早晨温暖的阳光中一般烟消云散了,而当代读者再往下看便会觉得驾轻就熟了。

因我有幸排行老二^①,得以在童年的晚期及青少年时期与父亲一起度过了很多年月,在此期间父亲先后与玛莎·盖尔霍恩及玛丽·威尔什成婚。我记得在我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无意中闯进了玛蒂^②为她和我爸爸在古巴觅到的那所房子里爸爸的卧室,发现他们正以一些手册中所推荐的实现美满婚姻的一种全身运动的方式在作爱。我立即退了出来,我想他们并没有看到我,但在编辑这个现在推出的故事时,我读到了爸爸把玛蒂描绘成一名模

① 按海明威和第一任妻子哈德利生有一子约翰,和第二任妻子菲佛生有两子,帕特里克(1928年生)和格雷戈里。

② 玛莎的爱称,她在1939年春在哈瓦那东南12英里处找到一所有15英亩院地的平房,取名为“观景庄”。

仿大师的那一段文字,那一幕便在我遗忘了五十六年之后又重新栩栩如生地回到我的脑海中。是个了不起的模仿大师啊。

海明威这部无题的手稿长达二十万字左右,显然并不是一本日记。您现在看到的是一部字数约为一半的虚构小说。我希望玛丽不要因为我如此突出黛芭而大为不满,相对于玛丽这位出类拔萃的妻子来说,黛芭只是一个黑皮肤的实体,而这位真正的妻子终于熬了二十五年之久的慢性殉夫自焚,只不过点燃火堆的不是檀香而是杜松子酒。^①

由虚构与真相交替组成的错综复杂的对位复调构成了这本回忆录的核心。在许多段文字中,作者大量地运用了这种复调,这无疑会取悦任何欣赏这种音乐的读者。我曾在基马那的游猎营地住过一阵子,认识那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黑人、白人或浑身上下都是红色的人,^②而且由于一个我难以确切地解释的原因,这段经历使我想起了早在一九四二年夏天发生的一些事,当时我弟弟格雷戈里和我还是孩子,像格兰特将军的十三岁的儿子弗雷德在维克斯堡的时候一样,在比拉尔号捕鱼艇上与临时服役充当海军后备队的出色的船员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月。船上的发报员是一名职业海军陆战队队员,一度曾驻扎在中国。在那个搜索潜艇的夏天,^③他得以平生第一次阅读《战争与和

① 海明威于1946年和玛丽·威尔什结婚,因曾多次负伤,加上早年就养成嗜酒习惯,逐渐损害他的健康,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他于1961年开枪自杀。这是原因之一。但他们的结婚生活应为15年,而不是25年。此处的殉夫自焚(suttee)是印度人的旧习,寡妇应随同丈夫的尸体一起火葬。

② 海明威在本书中说过这句话,以表示除了玛丽,其他所有女人,不论肤色如何,对他都是没有吸引力的。

③ 关于海明威和大家乘比拉尔号在加勒比海搜索纳粹潜艇的经过,在《岛在湾流中》的第三部中有详细的描绘。

平》，因为他每天只消工作很短的时间，白天黑夜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待命，而这本小说是船上的藏书之一。我还记得他对我们大家说，因为他在上海时认识那里的所有白俄，这本书对他的意义特别大。

海明威写这部手稿的第一稿也是唯一的一稿时被当时与本故事中每日得与长途电话打交道的女士结婚的利兰·海沃德^①所打断，而且又不得不去帮其他拍摄《老人与海》的电影人到秘鲁去寻找一条可供拍摄的大马林鱼。苏伊士危机的爆发致使运河关闭，阻碍了父亲再度去东非的计划，这也可能是他就此没有回头去写这部未完成著作的一个原因。从本故事所述的内容看来，我们发现海明威在怀念“当年”的巴黎，所以他中途辍笔也可能是因为自觉写巴黎会比写东非更得心应手，因为尽管东非景色如画，激动人心，但毕竟他在那里只待了几个月，使他遭受重创，第一次是患上了阿米巴痢疾，第二次是坠机事件。

如果拉尔夫·埃利森^② 还健在，我就会请他来写这段介绍文字，因为他曾在《影子与行动》中写道：

“你还要问我为什么对我来说海明威比赖特^③ 更重要吗？不是因为他是白人，也不是因为他更为读者所‘接受’。而是因为他能欣赏这个地球上那些我所爱好的，而赖特由于心理上太富于紧迫感或生活过度贫困或太缺乏经验而无法理解的东西：气候、枪支、猎狗、赛马、爱与恨，以及能够被英勇而富有敬业精

① 利兰·海沃德为好莱坞制片人，以 15 万美元买下《老人与海》的摄制权，由大明星史宾塞·屈赛主演，于 1958 年公映。

② 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 1914—)，美国黑人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1952 年)。

③ 赖特(Richard Wright, 1908—1960)，美国黑人小说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土生子》(1940 年)。

神的人转化为有利条件和辉煌胜利的那些简直不可能摆脱的处境。因为他能把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操作步骤和技巧描写得如此精确,以至于我和我的兄弟能够在一九三七年大萧条期间遵照他的射击描绘猎取飞鸟而活下来;因为他懂得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差别以及对于一名作家来说两者之间真正的联系在哪里。因为他的所有作品——这一点至关重要——都充满了一种超越我在国内感受到的悲剧精神的东西,它十分接近于蓝调^① 给人的感受,而这种感情也许正是美国人能表现出来的悲剧精神的极限了。”

我肯定地认为海明威读过《看不见的人》,该书帮助他在两次几乎使玛丽和他本人都丧命的坠机事件后振作起来,等到他在五十年代中期重新执笔撰写这部有关非洲的手稿时,这促使他重新开始创作的非洲之行已经过去至少有一年了。他在手稿草稿中写到作家们互相剽窃时,也许脑中正想到了埃利森,因为埃利森小说中写到的从疯人院出来的那帮疯子那一幕与《有钱人和没钱人》中描写基韦斯特岛上酒吧中那些老兵^② 的一幕非常相似。

埃利森是在六十年代初写这篇文章^③ 的,距 1961 年夏天海明威的去世并不久,他当然没读过这部未完成的有关非洲的

① 蓝调(blues,可音译为布鲁斯歌曲)为二十世纪初起源于美国黑人的一种感伤的民歌,因 blue 可作“忧郁”解而得名,由一代代女蓝调歌手(主要为黑人)演唱而广受欢迎。

② 见《有钱人和没钱人》第 22 章。这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复员军人,被政府安置在美国沿海岛屿上。基韦斯特岛位于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隔海相望,这些人聚集在弗雷迪酒吧内,常酗酒闹事。

③ 这篇文章于 1964 年收在散文集中出单行本,即以它为书名:《影子与行动》。

手稿,我已将它“舔”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取名为《曙光示真》,希望这模样还不是最糟。我只是将父亲在“早晨”所写的东西进行了一番苏埃托尼乌斯^① 在他的《名人传》中所描述的加工而已:

“据说维吉尔创作《农事诗》的时候,习惯于每天口述他在早晨写好的大量诗章,让人记下,然后把当天剩下的时间用来将这些诗削减到很少的几句,风趣地说他是遵照母熊的方式来加工诗,将诗逐渐‘舔’成形的。”

只有海明威本人才可能将其未完成的手稿“舔”成一本 *Ursus horribilis*^②。我在《曙光示真》中所奉献给读者的只是一只孩子的玩具熊而已。我将从此每天都带了这本书上床,等我躺下了祈祷上帝万一我在醒过来前就死去的话保存我的灵魂,并且我要祈祷上帝将我的灵魂带走,并且愿上帝保佑您,爸爸。

帕特里克·海明威

蒙大拿州,波泽曼

1998年7月16日

① 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 69—104),古罗马传记作家,著有《诸恺撒生平》、《名人传》等。

② *Ursus horribilis*,拉丁语,意为可怕的熊,亦为灰熊的学名。那是北美最大、最聪明、最危险的动物。中世纪时人们认为熊生下来是没有形状的,得经母熊反复舔而成形。作者用这个词也可能是暗指海明威的作品均不同凡俗,恰似一头粗野不驯的灰熊。海明威去世前的居住地及其子编辑本书时所在的蒙大拿州位于美国西部,至今仍有灰熊出没。

第一章

这次游猎说来有些复杂,因为东非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白人猎手多年以来都是我亲密的朋友,我尊重他甚于尊重我父亲,他对我的信任则是不配得到,却又应该努力不辜负的。他教我打猎时总是放手让我自己干,等我犯了错误再帮我纠正。每次我出个错,他就解释一番。如果我不再犯同样的错,他就再多说点。不过他性喜迁移,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他离开是因为必须去照看他的农场,肯尼亚一个两万英亩之广被称为饲牛场的地方。他个性复杂,身上既有非凡的勇气,又有人类具有的一切良性的弱点,对他人的理解非常深入细致,又富有批判精神,让人觉得有点不同寻常。他极其忠实于家庭和亲人,但十分喜欢离开家到外面住。他爱他的家、他的妻子和孩子。

“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想在大家面前显得像个傻瓜。”

“你会学会的。”

“还有什么对我说的?”

“记住每个人都懂得比你多,但决定必须由你来做,还得让

他们按你说的办。营地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凯第好了。你尽力去干就是了。”

世上有人热衷于指挥权,由于急于得到这种权力,往往不耐烦经过一套繁文缛节再从别人手里得到它。我也喜欢指挥权,因为这种权力是自由和受奴役两种状态最理想的结合。手中有权,你便可以高兴地享受你的自由,而一旦这种自由变得太危险,你便向你所肩负的责任求救,几年来我只对我自己有指挥权,早已厌倦了这种权力,因为我过于清楚自己的缺陷和长处,而它们几乎不让我有什么自由,责任倒是很多。近来我读到过形形色色写我的书,都很让我反感;写书的人对我的内心生活、目标和动机都了如指掌。读这些书就好比读描述一场你亲身经历的战斗的著作,作者不仅当时都不在场,而且,有些是在战斗发生时尚未出生的人。所有这些写我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的人都坚定地相信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自己的生活。

那天早晨我真希望我的好朋友兼教师菲利浦·帕尔齐法尔可以不必用那种独特的已经成为我们之间法定语言的简略而节制的话语跟我交谈。我希望我可以问他一些不可能问的问题。我尤其希望我可以像英国飞行员那样得到充分明确的指导。但我知道我和菲利浦之间有着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像坎巴族的习惯法一样严格。我的无知只能通过自己的学习来减少,这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确定了的。但我知道,从那时候起帮我纠正错误的人没有了。因此虽然手握指挥权是幸福的,那天早晨的我心中却充满了孤寂。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称呼对方为老爹。我开始称他老爹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只要我不在公开场合这么叫,他并不介意这个不合礼节的称呼。我五十岁时,他见我已成为了一名长者,一名

Mzee^①,也就高高兴兴地开始叫我老爹了。对我来说这个称呼是一种恭维,虽然给予者并不经心,对得到者却十分重要,一旦失去,便会无法忍受。我无法想象,也根本不愿意在私下叫他帕尔齐法尔先生,也不想让他称呼我正式的名字。

总之那天早晨我有许多问题想问,许多事情想知道。但按照惯例我们对这些事都闭口不言。我内心孤独极了,而他自然也是知道的。

“你要是没有问题就没有乐趣了,”老爹说。“现在那些所谓的白人猎手大多不过是技术工,会说些本地话,只知道跟着别人的足迹走。你可不是这样的猎手。你对本地语言的掌握有限,但你和那些穿着不讲究的同伴过去一直走没人走过的地方,这次还能开出些新路。如果有时候你想不出某个字在你新学的坎巴语里该怎么说,就说西班牙语好了。这里人人喜欢西班牙语。或者就让女主人替你说,她表达能力比你稍强些。”

“见你的鬼去吧。”

“我要给你去准备块地方,”老爹说。

“那猎象的事呢?”

“大象你不用去想,”老爹说。“它们个头大但很蠢。谁都知道它们没危险。只是别忘了所有其它的野兽都会置你于死地的。毕竟它们不像那些头脑不管用的乳齿象。我可从来没看到过打两个弯的象牙。”

“这事谁告诉你的?”

“凯第,”老爹说。“他告诉我说你一个淡季就猎到几千枚这样的象牙。还说你猎到了剑齿虎和雷龙。”

① 斯瓦希里语,意为“老者、长者”。

“狗娘养的，”我说。

“不能这么说。他还挺当真的。他手头有那本杂志，里面写的事不由人不信。我想他有时候相信那本杂志有时候不信，要看你能不能给他带些珠鸡来，还有你枪法上的总体表现如何。”

“那是一篇关于史前动物的文章，插图很不错。”

“的确很不错。照片很好看。你告诉他你来非洲只是因为国内的猎乳齿象的执照已到期，而且猎剑齿虎也超过了规定限度，这一说你这位白人猎手的形象就提高了不少。我告诉他你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你是从怀俄明的洛林斯逃出来的猎象牙的人，而怀俄明那地方好比过去的拉多区^①。你来这里是为了对我表示敬意，因为是我从你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小孩子时起就教你打猎的。你希望继续打猎，这样他们将来允许你回国重新发给你一张猎乳齿象的执照时不至于技艺荒疏。”

“老爹请告诉我至少一件对打象有用的事。你知道要是大象撒野或者他们让我动手，我就不得不干掉几只。”

“只要记住你猎乳齿象的那些技巧就行了，”老爹说。“想办法让第一枪从象牙那第二个环里穿过去。如果打正面就瞄准从乳齿象耸起的前额上第一条皱纹数下来位于鼻子上的第七条皱纹。乳齿象的前额是极高的，非常之直。要是你紧张，就把枪往象耳朵里开。你会发现打象不过是一种消遣。”

“谢谢你，”我说。

“我从来不用担心你照顾不好玛丽，不过也多照顾你自己一

^① 拉多区，位于尼罗河上游两岸，与阿尔伯特湖相接。欧洲人于1841—1842年首次到达该地区，1864年阿尔伯特湖被发现后，贩卖象牙和奴隶的活动在该地日益泛滥。

些,要好好干。”

“你也是。”

“我已经干了许多年了,”他说,然后便加了一句经典的套话,“现在就看你的了。”

是啊,现在一切就都要看我的了。那是一年里倒数第二个月的最后一天,早晨一丝风也没有。我看了看用餐帐篷和我们自己的帐篷,然后回头看了一眼小帐篷和在炊火周围走动的人,望了望卡车和猎车。由于露水重,车辆上似乎都结了一层霜。接着我透过树林向山上凝望,山上的新雪在曙光中闪耀,整座山看起来变大变近了许多。

“坐在卡车里不要紧吧?”

“没什么问题。天气干燥的时候这条路还不错。”

“你把猎车带走吧,我用不着了。”

“你可没那么棒,”老爹说。“我想把这辆卡车还回去,再给你送辆好些的来。他们都说这辆车不行。”

他三句话便离不开他们。他们就是那些人,或者称作watu^①。他们曾经都是孩子,对老爹来说他们仍然是孩子。也难怪,他要么是在他们孩提时代就认识他们的,要么是在他们父亲还是孩子时就认识他们父亲的。二十年前我也称他们为孩子,他们和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并没有这样喊他们的权利。即使我仍然用这个字眼也没人会介意。但当时是那种情形,现在我不会这么做了。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也都有一个名字。不知道其中某个人的名字是不礼貌的,而且显得你懒惰、马虎。他们许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怪名字,有的名字被简化

① 斯瓦希里语,意为“他们”,“那些人”。

了,有的还得了或友好或不友好的诨名。老爹仍然会用英语或斯瓦希里语骂他们,他们也很喜欢挨他的骂。我无权骂他们,也从来不骂。我们之间自从马加地探险以来就有了一些秘密,一些私下分享的经历。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秘密,也有很多事情超越秘密变成了认识。有些秘密不登大雅之堂,有些则十分滑稽。有时 would 看到三个扛枪伙计突然笑作一团,向他们一望你便知道他们笑的是什么,然后你也会大声笑出来,同时又想憋住,结果隔膜也会痛起来。

那天早晨天气晴朗,天色很好,我们驾车穿越平原,把营地的山和树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前面绿色平原上有许多汤姆逊瞪羚,边吃草边摆动着尾巴。还有一群群的角马和格兰茨瞪羚在一丛丛的灌木旁进食。最后我们来到了在一块开阔的长形草场上整出来的那条跑道。为了修整出这条跑道,我们的卡车和猎车在长满矮矮的新草的草场上来来回回开了好几回,还把草场一头一片灌木丛的树根、草根都捡干净。用一棵砍下的小树做的风向杆由于前夜风大已垂了下来,用面粉袋自制的风向袋软绵绵地挂在上头。停车后,我下车去摸了摸风向杆,发现虽然弯了下来,但底部尚牢固,不过一旦风刮起来,风向袋是要被吹走的。天空高处飘着一些云,将视线越过绿色草场,那边的山看起来高耸宽阔,极其壮丽。

“色彩不错,想不想把这条跑道拍下来?”我问妻子。

“今天早上的景色不是最好。还是去看看蝙蝠耳猴,再查看一下狮子的情况吧。”

“狮子现在是不会呆在外面的,已经太晚了。”

“还有可能。”